

日本政記

十三十四

番外書冊

			二 三 一 〇 〇	和 書 門
八	一	七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九	二 三	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100	
冊數	8 (7)	
函號	139	133

BOOKMARK



日本政記卷之十三

淺草文庫

賴襄子成 著

後村上天皇

諱義良後醍醐第八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右中將公廉女

在位三十年改元二日興國正平崩壽四十一葬觀心寺

冬十月天皇即位于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

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輔政。

興國元年庚辰三年北朝春三月以新田義助為刑

部卿赴伊豫總督西國軍事先是新田義貞之死

事也。義助還越前府城糾合義故攻足羽走足利

高經已而京師援軍至。高經復振。義助大敗走美濃。遂詣吉野。詔勞獎之。進官爵。會伊豫官軍請將帥救遣義助。夏五月。義助病卒。諸城皆復爲賊有。

三年壬午北朝元年夏六月。准大臣源親房保常陸

小田城。賊將高師冬攻之。親房擊卻之。冬十一

月。小田治久翻城降賊。親房走保關城。

四年癸未北朝二年師冬攻關城益急。親房乞救於

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通款賊不肯出兵。親房

貽書讓以大義曰。方今東國爲官軍守者。下妻真壁中郡西明寺伊佐與關城而已。然得足下來援。則伊達以西必有響應者。而足下坐失機會。洵爲可惜。夫我邦神聖承統。苟謀反逆者。無能保首領尊氏何爲者。盜據中原。使家奴師直輩凌蔑世家。罪浮前日之高時。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平以還。降隸源平承久以後。又役屬陪臣。觀乃家譜。豈不愧心。方今中興朝爵。復故志士盡忠之秋也。公家鎮守府將軍門閤勲名。豈出源平下。是以乃父上

野介朝臣圖恢復振家聲乃弟又以死戰著名足
下為家嗣宜繼前志耀後昆坐觀成敗如祖考何
僕先朝遺老辱受顧命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
隕命四方解體且賤息出鎮三年獨立無援衆情
危疑方令父子之命繫於足下足下實有異圖則
已苟欲報祖先豈不勉力非敢愛餘命也唯為天
下言耳親朝辭以兵寡尋叛降賊親房遣使命顯
信來救亦為親朝所沮不果來親房不能守歸
正平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秋九月河內守楠正行舉

兵謀復京師與賊將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破
之冬十一月與山名時氏戰于八生野破之足
利尊氏令高師直師泰將兵八萬來擊
三年戊子北朝貞和四年春正月正行及弟正時與師直
戰于四條啜死之師直遂犯行宮帝幸宍生楠正
儀拒高師泰于石河冬十月北朝主禪位於從
子興仁是為崇光院是歲法皇花園北朝葬花
園天皇
四年己丑北朝崇光元年先是北朝拜尊氏為征夷大

日本形勢卷之十三
將軍弟直義爲副將軍稱曰兩御所足利氏初擁
立光明帝陽尊之每事奏聞及官軍諸將相尋戰
沒大得其志不復稟敬肆割膏腴賞功臣或奪公
卿食邑雖供御闕之不顧至朝官或學東人語以
免其侮辱土岐賴遠嘗途遇光嚴上皇不下馬前
驅呵曰院也賴遠曰院耶犬耶犬則應射之命環
射乘輿折輓截輻去直義論罪賴遠伏誅武人相
謂曰院且下之卽遇將軍將手行邪高師直以尤
多軍功爲尊氏信任爲幕府執事專恣無忌至譖

鹽冶高貞而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橫至發菅原氏
墳墓以營別莊尊氏不罪師直與直義相軋上杉
重能畠山直宗亦疾師直乃附直義結直義所善
僧妙吉勸除二高直義然之直義嘗養尊氏庶長
子直冬出爲中國彈代以爲外援秋八月直義伏
兵召師直兵有爲師直耳目者因知其謀脫歸召
師泰於石川直義使人要說援已事成代兄執事
師泰咲不肯與師直合兵數萬入京師圍幕府請
斥直義及重能直宗尊氏慰喻聽其請直義雉髮

屏居錦小路放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使人潛殺之尊氏召義詮於鎌倉代執政以其弟基氏代鎮鎌倉高師冬上杉憲顯為執事

五年庚寅元年北朝夏六月足利直冬叛其父尊氏

起兵冬十月尊氏與高師直等討之十二月足

利直義上書行在請歸順許之命討尊氏時師直

欲擊直冬慮直義圖後欲殺之而行直義奔大和

請歸順下公卿議大納言實世曰致先帝播越王

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迫來降非其本心宜

斬之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以為得

大援興復可期乃納其降詔圖北伐石堂義房畠

山國清桃井直常等皆以惡師直附直義

六年辛卯二年北朝春正月足利直義進據男山桃

井直常據叡山爽攻京師足利義詮西奔與尊氏

及高師直合兵而還既而尊氏與師直奪播磨義

詮奔丹波二月尊氏與直義戰御影濱大敗保

松岡與直義和還京師師直師泰出降為上杉顯

能所殺上杉憲顯攻殺高師冬鎌倉尊氏以仁木



賴章爲執事 秋尊氏與直義外和而內不諧直
義欲廢義詮已復執政尊氏勉從之石堂義房桃
井直常等恃勢橫恣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疾之
冬引還國義房直常亦不自安奉直義北歸與尊
氏相拒近江敗而東奔尊氏欲追擊恐官軍乘虛
伴乞歸順帝亦伴許之 冬尊氏東伐與直義戰
于薩陞敗而降之擒至鎌倉明年藥殺之 尊氏
命義詮遣使行宮請降許之義詮廢崇光帝奉正
平號欲迎車駕敕以方忌待明年復闕。

賴襄曰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
義也匡胤篡有周室由出征握兵反劫其君尊
氏受東伐之命因得煽兵犯闕其事勢一也而
匡胤之謀決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
之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
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
槩直義所贊焉其有功於已如此尊氏之始決
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
政事概此自出蓋以其事成否不可知故併禍

福任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爲福，則忌之之意生焉。尊氏爲大將軍，稱直義爲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歿，則直義爲匡義之所爲無疑矣。則烏得不忌乎？是以寵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擅，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無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普者，必勸匡胤除之。師直雖專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敢公然以兵劫而廢之。

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奔，乞降南朝，懼尊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懼師直也。夫師直以兵劫而廢直義，直義又以兵劫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此，其意思乎此故也。尊氏初廢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之志成矣。而直義劫制尊氏，再執政權，亦恃大誅之成於已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忌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嘗，所以贊已者也是以親往親

往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闕其
大悞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
志於關東輒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敵兒衆情
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抑以基氏在
焉而尊氏夾擊之其勢易辨也夫尊氏之犯君
猜弟制於其臣不復論可也至建親藩其計之
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歿未必至如匡胤之子悉
魚肉於弟手也其後京師雖多外患內變賴關
東之維持終得以濟尊氏之所措畫可謂善慮

國家矣匡胤務削將帥兵權而宗室無尺土之
封內自削弱既不救於家禍又失於國計是以
不能併燕雲而貽靖康之禍屢保江南不若足
利氏之能吞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
尊氏勝匡胤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帥驕蹇叛服
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
樹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匡胤
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夾河百戰不能以軍法
約束諸將直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

命有劍而已使匡胤目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
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後威刑不復振足利氏得
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無常不勝而直也宋豈其子其由與矣與
尊其能而直也其能然且何其能而與矣與
時其之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
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
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
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其

七年壬辰北朝後光嚴帝文和元年春正月足利義詮獻金及
馬二月車駕發行宮使兒嶋高德奉容旨赴東
國發新田氏兵伐尊氏於鎌倉閏月車駕至男山
楠正儀和田正忠等以河內紀伊兵北畠顯能以
伊勢兵皆會義詮令細川顯氏賴春拒之正儀等
擊敗顯氏獲賴春走義詮於近江官軍入京師又
廢帝廢太子及光嚴光明二上皇載之一車送行
在幽之穴生新田義宗義興義治等與尊氏戰
武藏破之夔基氏鎌倉走之義宗奉征東將軍宗



良親王與尊氏戰碓氷嶺。敗走。越後京畿將士多附義詮。三月義詮據東山官軍不利。退保男山。義詮復入京師。夏五月正儀正忠等還河內募兵。正忠病卒。正儀未至。北軍急攻男山。帝親擐甲御馬。衝圍南出。權大納言藤原隆資死之。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力戰。帝達行宮。宗良親王與新田義宗挑井吉良石堂等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共赴難。聞男山不守。皆途還。

漢劉璋患寇。迎劉備於蜀。其諸臣欲戴備。來說

襲取蜀備曰。今世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與之反。乃可成業。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然諸葛亮素策取益州。龐統等又勸備。備遂取蜀。宋蘇軾論之。歸咎於亮曰。曹劉不敵。天下所知。兵不若曹。多地不若曹。廣所恃以勝之。以區區忠義。有激天下之心。雖無措足之地。天下為之用。今璋以好逆之。乃扼吭拊背。而奪之國。與操異者幾希。既失天下義士之心。而北向長驅。欲四方響應。

難矣。賴襄曰：嗚呼！是可以論正平之事矣。足利
尊氏雖不及曹操之能，其以譎詐馳驟一時，地
廣兵多，什倍南朝。南朝恃仗其信義，與之相形
庶幾可匡復耳。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我來講
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
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
爲所謂扼吭拊背之計，囚執同姓以爲功乎？曰：
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
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

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劉備唯無措足
之地，故不能不取益州。論者猶非之。南朝既有
和紀河泉之地，其險沃彷彿蜀漢，而藩服忠義
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
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
罪歟。不寧唯此，前焉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
兄後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清
之屬皆彼之叛臣，來輒受之，噉之北向。蓋天下
望南朝爲逋逃淵藪，其詭譎不正，不知與足利

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曰雖然。蘓軾之論。又有言曰。曹氏父子兄弟。有可間之勢。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又不能奮其智謀。故屢戰而屢却。爲失機也。夫南朝非亦乘其機而奮其謀也耶。襄曰不然。彼謂間而後伐之。耳。足利氏大臣骨肉。既內自相殘矣。不待吾間之。而然也。則吾整我堂堂之義旅。伐之可矣。何必助其子弟。攻其父兄乎。當時源親房。稱爲賢相。或比之諸葛亮者。而又贊其謀焉。親房嘗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之相攻。曰名教之斲。亂所以不已也。今自斲名教。以開亂源。何哉。

秋八月足利義詮立彌仁親王稱帝。是為後光嚴院。初後醍醐帝以偽器授光明帝及亂。又亡。眾議無神器不可踐。詐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何不可。遂立之。九月山名時氏歸順。八年癸巳北朝夏六月詔遣左馬頭楠正儀等助時氏攻京師。足利義詮奉新主。走近江。秋尊氏西歸。與義詮合兵。復入京師。時氏走。初佐佐木道譽世領近江。助尊氏逆。又以近江數救義詮。義詮甚寵之。專權。男山之役。時氏子師義最有功。因

秋八月足利義詮立彌仁親王稱帝。是為後光嚴院。初後醍醐帝以偽器授光明帝及亂。又亡。眾議無神器不可踐。詐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何不可。遂立之。九月山名時氏歸順。八年癸巳北朝夏六月詔遣左馬頭楠正儀等助時氏攻京師。足利義詮奉新主。走近江。秋尊氏西歸。與義詮合兵。復入京師。時氏走。初佐佐木道譽世領近江。助尊氏逆。又以近江數救義詮。義詮甚寵之。專權。男山之役。時氏子師義最有功。因

要賞欲得邑若狹數造道譽道譽方宴。埃至日暮怒曰吾得邑何必待汝輩哉。遂父子來降。請北伐事不成。走歸其國。

九年甲午和三年北朝夏四月准大臣源親房薨親房

具平親王後大納言師重子家稱北畠以博洽聞

嘗讀司馬光通鑑有感著神皇正統紀三子顯家

顯信顯能並勤王事顯能孫世領伊勢每屬官軍

先是足利直冬遣人行宮乞降請攻京師許之

賜號總追捕使。冬十二月山名時氏桃井直常

足利高經等並應之奉之為主再攻京師義詮出

拒播磨直冬進至丹波尊氏走近江。

十年乙未和四年北朝春正月直冬等入京師。二月

敕遣大納言藤原隆俊等助直冬據男山尊氏以

近江兵據叡山細川賴之舉南海兵援義詮東上

官軍及時氏逆擊之神南山敗績。三月官軍及

直冬與尊氏戰京師敗。退保男山義詮絕直冬糧

道直冬時氏直常高經等各引還尊氏義詮復入

京師。秋八月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誣

訪某仁科某等。應之。

十一年丙申北朝春正月足利高經降足利尊

氏。延文元年北朝春正月還光嚴崇光二主及

十二年丁酉北朝春正月還光嚴崇光二主及

直仁親王先是已還廢帝。與南朝兵戰於東

十三年戊戌北朝夏四月足利尊氏卒義詮嗣

秋左兵衛督新田義興募兵武藏上野足利基

氏將畠山國清使人誘殺之。大逆

十四年己亥北朝肥後守菊池武光奉征西將

軍懷良親王與賊將少貳賴尚。戰于筑後河大破

之。初菊池武時勤王。子武重又奉懷良親王。數與

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戰。武重卒。弟武光嗣。攻足

利氏筑紫彈代一邑直氏走之。氏時賴尚望風降。

是歲春討畠山國久於日向走之。氏時賴尚叛作

九寨。絕其歸路。武光返擊悉拔九寨。秋八月與

賴尚大戰于大原破之。賴尚走保寶滿岳中納言

北畠山信等戰沒。冬十月賊將畠山國清大舉

關東兵六萬西上與足利義詮合犯行宮。

日本文記卷之三十一

十五年庚子北朝春正月左馬頭楠正儀請帝幸觀心寺自據赤坂修平岩八尾等砦守之大納言藤原隆俊守龍門砦夏四月賊將畠山義深攻龍門隆俊擊破之救興良親王率吉野兵赤松氏範援之興良叛通賊火穴生行宮龍門陷帝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良敗走南都興良故兵部卿護良子氏範則祐子閏月諸砦皆陷五月賊合攻赤坂和田正武夜斫賊營不利退保金剛山賊軍引還秋七月正儀等出兵攝津畠山國清

來拒之官軍又退入山賊亦還兵初尊氏死有流言基氏通行宮圖義詮國清因請自將南犯以解嫌疑其實欲已収兵權儕輩皆疾之正儀知之建言北軍不足惧是時仁木賴章已死弟義長為執事與佐木道譽細川清氏等相軋道譽因結國清除之國清亦疾義長專擅誣其通南朝遂還兵攻之義長言於義詮曰諸將以臣為名以作亂也義詮然之因以義長兵自衛道譽夜入見義詮勸其逃觀變乃出與義長詰語義詮出自後門奔嗟

峨比曉覺之。衆潰。義長走伊勢。諸將奉義詮還。義長降行宮。八月官軍競起北軍歸咎國清。國清時以狐皮蔽膝。時人爲之作狐媚歌唱者滿衢。國清惧。逃東歸。後基氏逐之。用上杉憲顯爲執事。

十六年辛丑北朝康安元年秋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攝津。與佐佐木秀詮氏詮戰。斬之。秀詮氏詮並道譽孫。先是道譽奪赤松光範攝津守護。使二孫守焉。至是並敗死。冬十月細川氏清歸順。先是清

氏代義長執事。道譽又忌害之。激之使反。又譖其有異圖。義詮信之。出居外。召兵自備。清氏使人自辨不聽。乃走若狹。從討之。清氏遂南走。奏曰。足利氏兵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其空虛。京師可復。楠正儀曰。元弘以來。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不必待清氏。唯恐已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朝議不聽。十一月救正儀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十二月義詮奉北帝奔近江。官

軍焚諸第道馨之走戒守者具酒食犒師正儀報
以甲馬禁焚掠已而時氏義長東西皆敗義詮還
兵令赤松氏範直侵行宮官軍留京師十九日乃
還清氏走阿波。

十七年壬寅北朝貞治元年春細川清氏據白峰徇四國

夏山名時氏略地美作遣兵徇三備足利直冬
以石見兵助之時氏子師義略丹波但馬秋足
利義詮遣細川賴之圖清氏賴之守備未全說以
禍福往復間備成乃絕之挑戰誘出斬清氏自是

細川氏山名氏始大九月菊池武光討足利氏
彈代足利氏經氏經敗逃還。

十九年甲辰北朝貞治三年秋北朝光嚴上皇崩是歲

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附義詮因授二州守護尋
益以石見山名時氏降義詮請因領所略地義詮
許之以時氏爲因幡伯耆丹波美作五州守護仁
木義良石堂賴房等皆降義詮。

二十一年丙午北朝貞治五年足利義詮逐其執事足利
義將義將高經子也初高經子氏賴娶佐佐木道

譽女細川清氏之叛氏賴真為執事而高經以後
妻故愛義將薦為執事以其年少已代決事高經
有宿望世望治績而高經為政嚴刻諸守護舊賦
五十分一更取二十分一嘗宴諸將道譽不會而
自張妓樂高經噉之會道譽欠賦二歲因罰之奪
其攝津守護義詮造別第萬里巷徵役諸國赤松
則祐坐功緩亦削邑則祐道譽婿也道譽課京師
戶租修五條橋過期不成高經出私財不日成之
於是道譽與則祐及佐佐木氏賴譖高經於義詮

義詮怒使氏賴徵兵近江欲討高經高經聞之入
見泣曰老臣果有罪一介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
不才忘私利公謗讚所叢不敢愛餘年唯恐將軍
得殺耆舊名耳義詮亦揮淚久之辭出義詮呼曰
衆怒難犯卿且就國高經以義將北歸遣兵攻之
已而高經病卒道譽多機智善逢迎自高師直後
獨錮權寵家極豪侈陷四執事蓋謂義長清氏高經義將也而
已每解脫義詮欲以為執事及義詮病基氏別有
所薦乃止

二十二年丁未北朝貞治六年夏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

滿嗣為關東管領。冬十二月北朝將軍足利義

詮卒。子義滿嗣。以細川賴之為管領輔之。先是足

利基氏薦賴之義詮臨終謂義滿曰與汝一父又

謂賴之曰付卿一子賴之竭心輔導撰方正兼文

武者充左右。置髡者六人以為弄容將士有僂佞

者目為毛童坊。斬辱之。於是士風大革。

二十三年戊申北朝應安元年春三月天皇崩于佳吉殿

葬後村上天皇

長慶天皇諱寬成後村上長子所出不詳在位五年改元二日建德文中禪位

皇太弟壽及葬地闕

天皇即位于行宮立皇弟熙成親王為皇太弟。

秋七月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式部大輔齋屋義

治起兵越後上野與上杉憲將戰不克死之。義治

奔出羽。

二十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春正月楠正儀叛降北朝

三月楠氏族攻正儀

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春正月脇屋義治出兵武

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奔信濃。冬十一

月和田正武等討楠正儀攻其城。

二年辛亥四年北朝春二月北朝主禪位於太子緒

仁是為後圓融院。秋八月細川賴之遣其義子

賴元援楠正儀入寇。

文中元年壬子應安五年北朝後圓融春二月足利氏筑紫

彈代今川貞世與大內義弘合兵攻肥後守菊池

武政武政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逆戰敗之。武政

武光子也。

二年癸丑六年北朝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

日本政記卷之十三終

日本正言

九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賴裏子成 著

後龜山天皇

諱熙成後村上第二子長慶弟母嘉吉門院某氏在位二十年

改元三日天授弘和元中禪位後小松後三十二年崩壽及葬地闕

天皇即位于天野行宮。賊將細川氏春來犯。大納言藤原隆俊屯兵天野。夜襲敵營不克。死之。上移

蹕吉野山中。

天授元年。

乙卯永和元年

北朝

秋八月。少貳冬。資應菊池

武朝。與今川貞世戰。敗死。武朝。武政子。先是武政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卒武朝嗣為肥後守。

二年。丙辰北朝秋七月。足利直冬降北朝。尋卒。

三年。丁巳北朝秋八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

懷良親王。與大內義弘戰。敗績。菊池氏族百餘人

死之。是歲。高麗遣其使鄭夢周來。先是我西邊

不逞者。數侵高麗。高麗使來。見今川貞世。請禁之。

四年。戊午北朝秋九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

懷良親王。與今川貞世戰。託麻原破之。

五年。己未北朝春。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入寇。陷

土丸。藤波。石垣三城。足利義滿出軍。東大寺徵近

江美濃兵。美濃土岐康行反。義滿召其鎌倉

討之。鎌倉執事上杉憲顯既卒。子憲春繼為執事。

遣弟憲房將兵而西。會康行降而止。義滿既壯。不

聽賴之。政稍縱恣。失人心。氏滿因潛蓄異志。事覺。

義滿乃止南行。以書讓憲春。憲春諫。氏滿弗聽。憲

春憂懼自殺。氏滿驚悔。乃以憲房執事。冬十一

月。細川賴之。寇伊豫。河野通直戰死。先是。義滿役

諸將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弗

聽相嫌隙。近臣從而譖之。是歲復。義滿聚兵幕府。遣使罷賴之職。就國賴之聞命。即日。上途。其弟業氏。勸其舉族。訴屈。不聽。則遂圖廢立。賴之不許。乃赴其國。讚岐。已而滿義思其功。命總督南海。

六年庚申北朝復五月。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與宇都宮基綱戰。破之。六月。北朝光明上皇

崩。

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楠正儀歸順。

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為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官利害楠氏。世為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為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耻。孰

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
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
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
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揜也。賴襄曰。吾嘗紀
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
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
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
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
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

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
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共三月。和田氏族
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
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
弟爲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
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
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
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
十年所。正儀蓋旣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

名氏開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借清氏。唯恐旣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卽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

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皆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寃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疵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

以復肯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
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
斃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
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
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
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
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
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
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
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
和耶。

二年。壬戌 北朝春閏正月。左兵衛督楠正儀與

山名氏清戰平尾。敗績。夏四月。北朝主禪位於

皇子幹仁。是為後小松帝。是歲。山名氏清悉略

和泉紀伊獨吉野屬行宮。

三年。癸亥 北朝後小松帝足利義滿置僧錄司。創鹿

苑院相國寺。課諸國守護助役。

元中三年。丙寅 北朝足利義滿定禪寺五山班

位。

五年。戊辰 北朝秋七月。足利義滿巡遊南海東

海。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七

六年。己巳北朝足利義滿西遊至嚴嶋。遂如鎮西舟遭風還過讚岐見細川賴之。尋召還京師。以其子賴元為執事。而決於賴之。

七年。庚午北朝春楠氏與山名畠山戰河內落

合敗還。

八年。辛未北朝冬山名氏清作亂。犯京師。足利

義滿討而破之。諫氏清。初山名時氏為五州守護。時氏死。子師義時義略地山陽。義理氏清攻取南

海。於是山名氏所領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時義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與氏清諮之。義滿欲見氏清。諭旨。氏清不見。義滿怒。之。分與其地於二人。十月。時熙氏幸潛入京師。訴冤。請復邑。義滿欲見氏清。諭旨。氏清不見。義滿怒。會滿幸有罪。罷其出雲。守獲。復時熙氏幸邑。滿幸往界浦。見氏清。勸舉兵。氏清然之。十二月。滿幸舉丹波。義理以紀伊。並應氏清。氏清進軍男山。小林某諫之。弗聽。義滿會諸將議戰守。避就可。或舉尊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七

氏義詮故事勸其避。不聽。乃自陣一邑。詮範堀川
第。令諸將陳內野。一軍陣東寺。爲犄角。大內義弘
爲先鋒。戰最力。逆擊氏清。破斬之。小林某戰死。細
川賴元等亦擊滿幸。走之。義理乞降。不許。後滿幸
被捕殺。乃以山名氏地和泉紀伊賜於義弘。其餘
盡分賞戰功諸將。獨氏幸所領如故而已。

賴裏曰。制馭天下者。無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
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
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

我。固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
氏之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無威而施恩也。夫
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
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最高者。推戴之。
各自分利耳。尊氏亦知之。是以割上地。頒金帛。
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缺望肯我而去也。
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旣背復
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強大。不能削也。無他
彼其初受封得賜。恠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

有不佞於已。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旣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况彼之所恃以叛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極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前二世也。昔者唐氏姑息藩鎮。叛將

強臣。羅列天下。不可措手者。至於憲宗平一淮西。而諸鎮震懼。恩威並行。韓愈稱其唯斷以成之。義滿雖不倫於憲宗。其斷以成之。一也是故人主患不斷耳。苟有以斷於中。何紛亂之不可治也。雖然欲斷之。必先謀之。不謀而斷。其斷不可達。適足以損其威耳。故貴於謀。謀必有所與者。義滿有細川賴之與謀。猶憲宗之有裴度。所以能達其斷也。尊氏任高師直。如代宗之元載。義詮置佐佐木道譽。如德宗之盧杞。所與謀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如此而思乎斷。本朝...

九年。壬申三年北朝復五月。足利義滿令畠山義深

攻諸城。楠氏亡。冬十月。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

滿高來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許

之。二十八日。丙子。車駕發行宮。群臣戎服扈從。閏

月二日。己卯。御大覺寺。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

請帝。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幣。

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

彼即真天子。不可違也。

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

爲正孰爲閔。或曰：神器在南，南爲正。賴襄曰：不然。夫神器之在南，宜也。儻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耻，而猾賊再起，以其不復於已也。夏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耻者，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足利氏也。不知其所仕者，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氓隸亦然。而况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強詞求勝之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夫無劍無璽可矣，必以賊爲劍，以無耻無義之大臣爲璽，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劍無璽也，而其立於南

朝亦非以其有劍有璽也。夫南之俸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共其艱難。折首殞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漸盡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患之也。是以舉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此人愚夫氓隸。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器歸於北朝。傳

祚無窮。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此哉。自天興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追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爲國賊。顛倒是非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徵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滅而皇統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器奠安於千載。此輩亦可以瞑矣。裏故曰祖宗

之意。天人心之所嚮爲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或謂賴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安在。曰。今朝廷是矣。襄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是時。南則正北則僞。事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混一。

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兇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爲太上天皇。事懿禮善。足以盪滌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佑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爲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於今。賊臣之蟠據輦轂。濁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朝廷復其清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污。

其口吻曰北曰北耶。夫曰北則見其爲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颯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心以足利爲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爲賊。其背天下人心萃萬衆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旣已援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冢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厠溷糞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賊其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所私。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辨。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後小松天皇

諱幹仁後伏見玄孫北朝後圓融長子母通陽門院藤原氏內

大臣公忠之女在位二十九年收元五

至德嘉慶康應明德應永禪位皇太子後

冬閏十月五日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嗣其

位藤原師嗣為關白如故十一月宴於禁中留

十餘日還御大覺寺尋上尊號太上天皇十二月

月征夷大將軍義滿為左大臣是歲相摸守細

川賴之卒義滿問其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強

大為後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義滿

惋惜親臨送葬時論建之。

明德四年癸酉復四月後圓融上皇崩。

應永元年甲戌冬十一月關白師罷以左大臣藤

原經嗣為關白。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奏請

讓職於子義持以義滿為太政大臣義滿請大政

大臣朝議謂平相國以選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

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

川畠山為攝家清華誰能禁我朝廷惧許之。

二年乙亥復六月義滿辭大政大臣別髮曰道義。

四年丁未義滿營別業北山起金閣徙居焉稱北山

殿又造一殿禁內每朝就取安稱小御所每造朝

公卿皆下階拜跪嘗遊叡山擬上皇行幸儀

五年戊寅春正月崇光上皇崩三月關白經嗣罷

以前關白師嗣為關白冬十一月鎌倉管領足

利氏滿卒子滿兼嗣為管領

六年己卯夏師罷以經嗣為關白冬十月大內

義弘作亂舉周防長門兵東據界城土岐詮直山

名時清等應之前大將軍義滿出軍勇山遣畠山

基國細川賴元斯波義將等將兵三萬討之。十二月諸將攻拔城。斬義弘。詮直時清等皆平。初今川貞世鎮筑紫。威惠並行。義弘說之曰。方今自強者興。守節者替。公宜與我。及大友氏連結。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慙。反譖貞世有叛心。義滿頗惑之。召還貞世。之其國遠江。義弘代任。兵力日強。是時鎌倉管領滿兼嗣立。凡事准擬京師。自稱將軍。第曰御所執事。稱管領。義滿遣使謂之。不服。遂有異圖。義弘潛通使合謀。欲東西夾攻京師。滿兼又陰

招貞世。貞世封其書。上義滿。及義弘東上。滿兼亦出軍武藏府。聲言授京師。義滿諜知之。欲討之上杉朝宗。白方講和。乃授以足利莊。凡與謀者。釋不問事。乃寢。此役或勸義弘。及四方兵未聚。急攻京師。義弘曰。山名氏清唯長驅。自疲其兵耳。乃大修城塹。然終敗。及亂。義滿召貞世曰。吾甚愧見鄉也。又欲用以鎮筑紫。辭焉。或譖其通鎌倉。貞世懼。還遠江。事得白。又召至京師。待之如初。貞世父範。國爲駿河遠江守護。長子範氏早死。貞世爲嗣。及父

卒不肯立。立兄子氏家。傳兄孫泰節。細川賴之以
是知其賢。薦爲彈代。義滿使泰節割駿河與貞世。
泰節意貞世所請。故與義弘俱譖之。至是以貞世
養子爲遠江守護。

賴襄曰。吾旣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
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
於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
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
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

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
略。旣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
滿不行削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
叛也。幸而其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
得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
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於義詮
左右。得授二洲守護。又加以石洲。旣已強大矣。
至於義弘。又譖令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
故又如筑前。及賞誅氏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

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弘雖雄踞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雖然，作亂畿甸，在義弘爲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令川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則滿義夷之必替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舉兵畿甸乎？亦舉之於義滿薨後，則義持之不武，何以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然則義滿之能誅夷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夷之不可心也，而其叛且亂。

則可必。養之使能叛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子恃其強大，不知迺公使然，則義滿亦自知之矣。而爲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敵地以自封也。襄曰：譬之使鷹信長縱其饑者爾。義滿則縱既飽者，彼寧肯爲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三十一
 五月。前征夷大將軍大相國義滿薨。
 年五十一。敕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十六年。子持氏嗣。為管領。

八年。巴義滿遣使通好於明。參議菅原秀長作書。書辭甚恭。

九年。壬明主允炆使來。封義滿為日本國王。義滿受之。

十三年。丙明主棣使來。義滿厚贈謝之。

十五年。戊子復四月。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為關白。五月。前征夷大將軍大相國義滿薨。

十六年。丑鎌倉管領滿兼卒。子持氏嗣。為管領。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十九年壬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子實仁親王。諸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帝。後如約不聽。於是南朝餘孽所在起兵。彙皆平。

稱光天皇

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長子。母光範。門院藤原氏。贈龍大臣。日野資國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一日。正長崩。壽二十七。葬泉涌寺。

八月。天皇受禪。時年十二。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藤原教經為關白。

二十一年甲午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於大政官廳。

二十三年丙申。鎌倉管領持氏罷其執事。上杉氏憲

以上杉憲基代之。氏憲憲房之後。世居山内。憲基憲房兄。憲顯之後。世居扇谷。夏為執事。稱兩上杉持氏與氏憲有隙。奪其權。冬十二月。氏憲奉持氏弟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奔駿河。依今川氏。

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復鎌倉。誅持仲氏憲。

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大將軍義持殺其弟大納言義嗣。初義滿愛義嗣。請超遷其官。爵居北山第。勢威出義持右。及鎌倉事起。與氏憲通謀。將襲幕府。

事覺遣兵圍之別髮出亡至是獲殺之
賴襄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
土壤與諸將不怙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
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衰之時勢不能
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
蹙又能戡內亂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
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輒舉數州加授將帥賞
而授之猶可也又有貶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
無事乎抑欲驕而斃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

以治天下異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
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薪大而少不若
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
者折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折而
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此術宜
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既然於宗族亦
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洲強大其力以制敵國
而鎮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恃其
強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翼戴之

爲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纔賴其宰臣調
停之。輒有所加恩。既加足。利莊又如陸奧出羽。
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洲已爲天下勁
兵處。而加以與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
豐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
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
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削。我豈無辭。怨而叛焉。彼
曲我直。異日義教之舉。固義滿所優爲也。既克
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卽不能然乎。所謂析而小

之。不爲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
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
子。而子非一人。全傳一子。不若分傳數子之樂
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爲之有。而義滿
不爲也。不特不爲之於其宗族。亦不爲之於其
家。何者。義滿愛少子義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爲
之所。是以招義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宗族臣
隸之邑。各跨數州而已。之子弟。無尺土之安。可
不謂慎也。義滿何不以其所加。予鎌倉者。以予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十四

義嗣乎。則可以制鎌倉。而絕宗府之嫌矣。是一舉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為之。或以明德應永兩役之所沒。不以盡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犬牙相制。亦不必忤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義嗣死於義持之手。義持亦懲於此。盡僧其諸子。是以有還俗之將軍。關東不服。至稱兵相圖。幸而得克。失其藩維。足利氏益孤立。而其臣隸益無忌憚。各憑强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賴襄曰。不獨足利氏也。豐臣氏之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十四

二十七年庚子秋義持有疾。或告咒詛事。醫計徙護罪處。流朝臣亦有坐廢黜者。

三十年癸卯春二月。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

義量襲職。義持薙髮稱道詮。

三十一年甲辰復四月。前太上天皇崩。後龜山

三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征夷大將軍義量薨。前大將

軍義持再視事。

三十四年丁未冬十月。赤松滿祐據其邑稱兵。前大

將軍義持遣諸將討之。不發。十二月。赤松持貞自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北元

殺赦滿祐入京師。持貞滿祐族也。有寵於義持。爭
邑相訴。義持庇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
遣諸將討之。諸將素疾持貞。連署訴之。請赦滿祐。
義持不得已許之。持貞自殺。名還滿祐。
正長元年。申戊春。正月。前征夷大將軍義持薨。初。義
持懲義嗣。悉使諸弟為僧。及義量早世。無子。眾議
立鎌倉管領持氏。持氏聞喜之。管領畠山滿家探
籌石清水祠。得義圓。義圓時為青蓮院僧正。義持
同母弟也。即迎入室。町攻名義宣。後攻義教。即日

叙爵。秋七月。天皇崩。上皇議立崇光帝。曾孫彥
仁親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弟立。傳至帝。崇光
子孫退居伏水。至是得出受統。後龜山皇子奠立。
不得。怒奪伊勢。明年。北畠氏越智氏奉之起兵。足
利氏擊平之。以皇子歸。置之嵯峨。

後花園天皇諱彥仁後伏見五世孫北朝崇
光曾孫父曰貞成親王母敦政
門院源氏贈龍大臣經有女在位三十六
年收元八日永享嘉吉大安寶德亨德康
正長祿寬正禪位皇太子後
六年崩壽五十二葬泉涌寺

七月。天皇踐祚。甫十歲。關白藤原持基攝政。太上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北元

日本正統卷之十四

天皇後小松聽政院中。

永亨元年巳酉春三月以足利義教為征夷大將軍。

以正長號於將家為凶奏改元鎌倉猶用正長號。

二年庚戌徙筑紫豪族於京師。

三年辛亥春三月太上天皇落飾稱法皇。是歲大

將軍義教遊伊勢紀伊制置南朝遺族。

四年壬子秋義教遊駿河託觀富士山實伺察鎌倉

也。

五年癸丑冬十月法皇崩。葬後小松天皇。是歲

義教遣使於明明異我使偕來。

七年卯秋八月叡山僧徒有詐入京師幕府遣兵

防却之。

十年戊午秋九月鎌倉管領氏氏逐其執事上杉憲

實于上野。冬十月大將軍義教下教關東發兵

助憲實擊持氏。十一月執持氏囚于永安寺。

十一年己未春二月攻殺持氏。令上杉氏管領關東。

初持氏異將軍不得居常憤憤曰吾何屈還俗將

軍哉。憲實驟諫弗聽。上杉憲直一邑直兼因譖憲

日本正統卷之十四

七

實持氏令二人徵兵。兵多屬意憲實，不爲持氏用。持氏不得已，自造山内面諭憲實，歸罪憲直。憲直逃藤澤，事乃釋。持氏冠其子賢王，故事鎌倉管領子元服，必受將軍偏諱。持氏不屑之，名曰義久。諸將皆賀，憲實不賀。出奔上野，訴之京師。義教以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爲大將，分道東伐。與憲實合關東將士多應，憲實者持氏立其子義久使三浦持高輔之守。鎌倉自軍武藏，當教朝憲實遣上杉憲直防持房。持房大破，憲直于早川尻進逼。

鎌倉。三浦時高叛通京軍，執義久。諸軍合圍持氏，持氏兵散亡。窮蹙欲自殺，憲實遣使止之。諭諸將解圍，持氏削髮徙永安寺。憲實歸罪憲直，直兼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久弗聽。至是使諸將逼持氏自殺。命憲實爲管領，憲實固辭。使弟清方嗣家居山内，自削髮，退居伊豆國清寺。

賴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輔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畠山

斯波之僚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二君焉。焉得無禍哉。然賴其分爲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爲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義詮義滿。族屬漸疏。舟興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制之。而上杉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是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之弟。其所

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士之心。及義教之繼爲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實以斃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興立。而義教脫僧服登壇。故其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誣之義教。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教之意。必曰。吾乘此時斃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爲而未能也。而吾能之。其實非義教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於強臣之計也。而義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

城氏朝者奉持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
憲實肯循義教令也。自除其患也。其後將士再
求遺孤爲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
不之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
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
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克於一時。
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義教之所
爲。不其然乎。爲義教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
囚之。更立其子。或析其封。以傳數子。請憲實之

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東之心盡
脫服。自是以往。廢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
府。惜乎義教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教已夷鎌倉。
自以爲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
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爲
細川氏之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
哉。

十二年庚春正月結城氏朝奉故管領持氏遺孤
春王安王起兵討上杉氏秋七月上杉憲實以大
將軍義教令率諸軍攻之
嘉吉元年辛酉復四月結城城陷護春王安王氏朝
舉族死之五月大將軍義教殺其弟義照義照
為大覺寺僧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
勸皇子乘是時以遂夙志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
竊自蓄髮事覺逃匿竟被捕殺六月赤松滿祐
殺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秋八月詔以義教子義

十二年庚春正月結城氏朝奉故管領持氏遺孤
春王安王起兵討上杉氏秋七月上杉憲實以大
將軍義教令率諸軍攻之
嘉吉元年辛酉復四月結城城陷護春王安王氏朝
舉族死之五月大將軍義教殺其弟義照義照
為大覺寺僧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
勸皇子乘是時以遂夙志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
竊自蓄髮事覺逃匿竟被捕殺六月赤松滿祐
殺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秋八月詔以義教子義



勝襲職遣諸將討滿祐。山名持豐與族教之教清
先進。九月攻滿祐白旗城。誅滿祐持豐等。盡領赤
松氏地。初滿祐嫉曰貞村。自叔父持貞與滿祐相
隙。義教寵貞村。每事仰折滿祐。遂欲割滿祐所領
與貞村。滿祐積怨。因饗義教共第。弑之。奪播磨。管
領細川持之與畠山持國議立義勝。生八歲。細川
持常受征討命。以與滿祐有姻。逗留不進。滿祐逆
擊蟹坂大破之。已而持豐破美作而入。遂滅赤松
氏。持豐時熙孫也。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嘉賴。

幕府令大內教世討嘉賴。破而走之。盡并其地。山
名氏大內氏復興。
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
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
所以遭弑者。安在在。其持將帥無恩意耶。驕而
不加禮矣。信纔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
滿祐。而恐不免焉。賴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
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

之遭穢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有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

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怛怛則輕之。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哮。不足恠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奉時無事。

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詐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曰無將軍久矣。而義教則以爲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逆之。滿祐憤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爲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爲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叛焉。莫我

能誅也。今我焉。誰能禁我。是之所以敢刺刃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忸前復。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

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善同... 公... 時... 其... 諸...

二年^{壬戌}冬十一月。義勝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畠

山持國為管領。

三年^{癸亥}秋七月。義勝墜馬薨。管領持國議立義勝

母弟義成。生八歲。後攻名義政。九月。南朝遺臣

藤原有光資親。楠次郎等。奉後龜山帝皇子為主。

稱中興宮。夜入禁內。奪神器。遣兵追擊護神鏡寶

劍。

文安元年^{甲子}秋八月。有光資親助南朝皇子擁神

璽。據叡山。大和紀伊河內兵並起應之。管領畠山



持國說山徒為內應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死之。諸國應者皆平。

二年。丑。冬十一月。關白持基薨。以左大臣藤原房

嗣為關白。細川勝元為管領。是歲。關東將士

請立故管領持氏季子成氏為鎌倉管領。上杉憲

忠執事。憲忠實子。

四年。卯。夏六月。房嗣薨。以大政大臣藤原兼良為

關白。冬十一月。畠山氏兵攻敗紀伊兵。殺南朝

皇孫傳首京師。皇孫後村上皇子泰成之子。先是。

楠次郎弟基奉之。起兵。保紀伊湯淺城。至是遇害。

基死之。

寶德元年。壬。復四月。義政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

是歲。畠山持國再為管領。

享德元年。壬。冬十月。細川勝元再為管領。

二年。癸。夏四月。兼良薨。右大臣藤原持通為關白。

三年。甲。春。令士民不辨負債。稱平均德政。秋七

月。持通罷。左大臣藤原房平為關白。八月。盜焚

畠山持國第。初持國老。削髮曰德本。擁立二將軍。

爵至三位得乘網代輿。有功專橫。其家臣多爲不法。公卿將士皆諂事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勝元娶持豐女。相比與德本抗。德本無子。養弟持富子政長爲嗣。已而生義就。義就母曰短政長。其母乃與醫上謀。佯爲狂病。卜者曰。心有近親咒詛者。德本意政長所爲。是歲。復四月。德本立義就爲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勝元。勝元持豐援政長。畠山氏家臣皆往從之。已而德本第火。德本逃入族滿則家。義就奔河內。依家宰游佐某。德本使人

謝勝元。復立政長。自屏居建仁寺。勝元乃以政長入謁幕府。幕議知火畠山氏第者。勝元持豐所爲。勝元歸罪家臣磯屋某。斬之以說持豐。又因勝元謝。退居但馬。事乃釋。冬十二月。鎌倉領領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奔古河成氏。已長。怨上杉氏殺其父。與故結城氏朝子成朝謀殺憲忠。家宰長尾景春等立憲忠弟房顯。兵攻成氏。成氏奔房顯。入鎌倉。自稱管領。

康正元年。幻復五月。以赤松則尚爲播磨守護。山

名持豐攻則尚殺之。先是畠山德本以赤松氏不可絕祀。赤松滿則子則重不與嘉吉之逆。因立則重。邑於播磨。持豐怒曰。吾以功受封。豈容賊徒遺種發兵殺則重。則尚教祐弟也。細川成之請而立之。赴播磨。乘持豐之蒙譴退居也。亦為持豐所擊殺。六月。房平罷持通再任關白。

長祿二年。寅秋八月。先是中興宮之遇害也。南人復立其子擁神璽。居吉野山中。赤松氏遺臣石見某等往伴事。刺殺之。奪璽還獻。請立赤松氏後。以

赤松政則為加賀守護使。石見率舊臣奉之。持豐又使盜刺殺石見。持豐削髮曰宗全。為人而邑。赤人呼曰赤入道。冬十二月。藤原教房為關白。

寬正二年。巳辛冬十月。大將軍義政遣其弟政知居伊豆。先是兩上杉氏與足利成氏連年構兵。關東大亂。因請得主。奉政知於堀越。稱堀越御所。然關東將士多歸心成氏。

四年。癸未。先是畠山義就奔河內。畠山政長攻之。不克。義政兩和解之。共入京師。已而義就忤旨。復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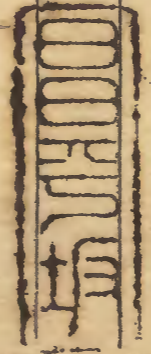
日本正言卷之十四

九

河內細川勝元遣兵援政長攻陷若江金胎寺二
城圍義就於岳山。義就善守累年不下。是歲岳山
陷。義就逃入高野。持通復任關白。

五年甲申秋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子成仁親王。是
歲大將軍義政奏以其弟義視為嗣。任左馬頭。叙
從五位下。居今出川。第細川勝元管領。初義政娶
藤原重政女曰富子。無子弟。義尋為僧。充淨土寺
門主義政。欲養為嗣。義尋恐其有渝。辭義政曰。吾
後有子。襁褓為僧。誓不渝也。義尋乃蓄髮。改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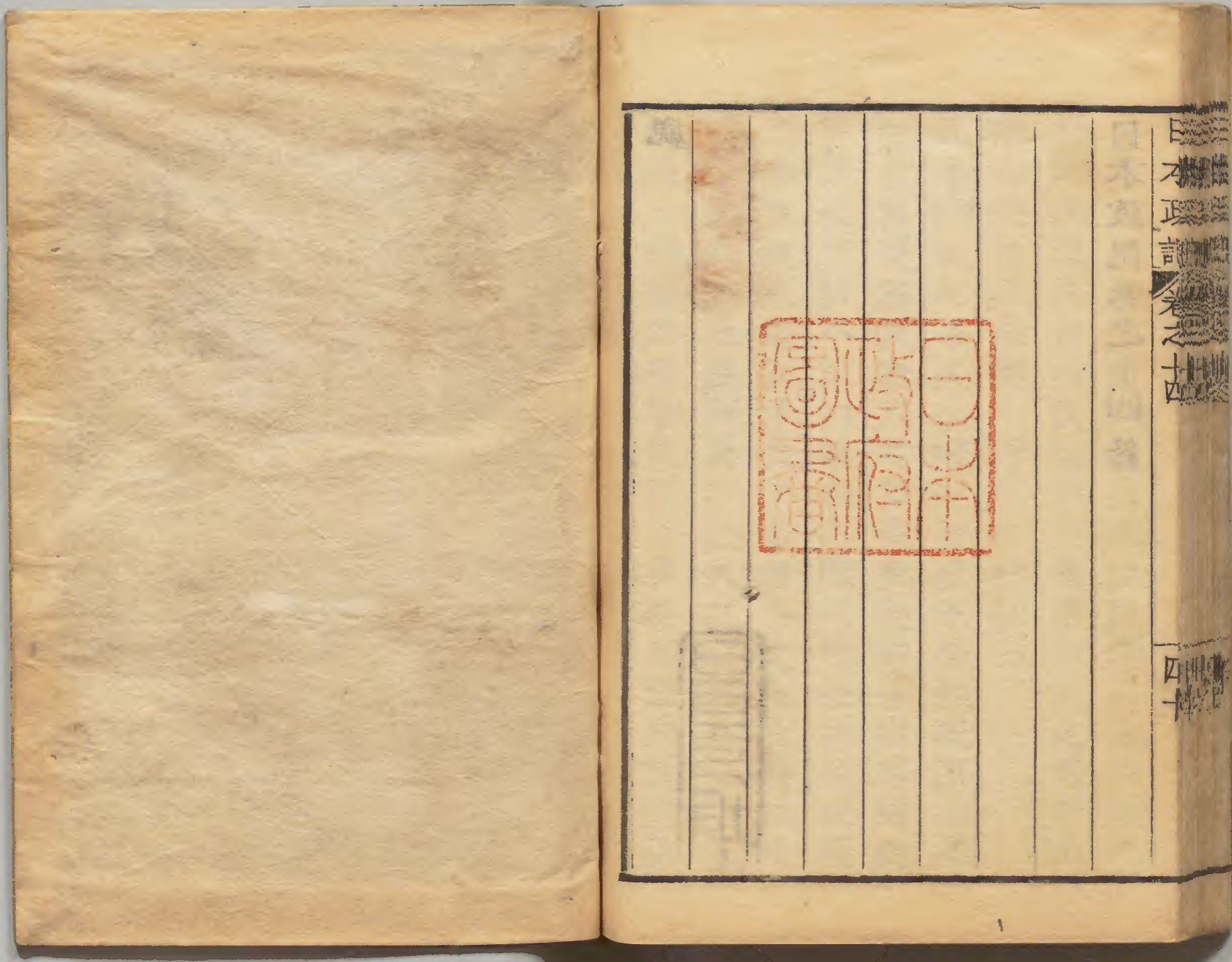
視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終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四



日本圖書印
正言
卷之十四

四十一

